

革命文獻

第四十二
合輯

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凱
違法大借款史料

羅家倫題



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凱違法大借款史料

壹、宋教仁被刺史料

一、宋先生教仁傳略

徐血兒

宋先生教仁，字遜初，湘之桃源人，一號桃源漁父，不知者或稱先生爲桃先生。先生生有大志，天資俊偉，鄉里之接先生顏色者，咸驚爲非常人。先生十二歲喪父，家貧學殖荒落，然先生能自克苦，好學深思，故所學能窮源究委，觀其大全，得其精要，且富于感情，善判斷力，故先生未弱冠卽名于時。癸卯游學于武昌文普通學堂，卽抱改革大志，時年二十二歲也。甲辰八月，先生回湘，與黃克強、劉揆一諸子組織華興會，推克強爲總理，分五路，常德一路，先生主之，華興會者，革命最初之一團體也。先生之捨身從事于革命事業，蓋自此始矣。先生復與胡經武于湖北設立機關，名曰科學補習所，以與湘遙應。當華興會之定期起義也，本擬于十月十日至九月十五日，事洩，機關破露。先生在常德，至長沙，不以失敗爲意，然武昌學校，因先生謀革命，除先生名。先生乃走上海，赴日本，留學于東京，入宏文學校，後入早稻田大學。乙巳，先生創「二十世紀之支那」雜誌，鼓吹革命。夏，孫中山自歐抵日本，會合各省革命同志，組織同盟會，先生與焉。先生擬以「二十世紀之支那」歸爲同盟會機關，嗣以日政府禁止發行，乃改名民報，而先生爲之經理。丙午，黃克強赴安南，謀舉事，先生舉爲庶務長，掌同盟會一切機密。先生見同志俱在南方運動，北方尙未著手，乃奮起，偕白逾桓、吳崑及日人

末永節赴東三省，立遼東支部，運動馬賊，謀佔奉天，與南方響應，鹹廠招兵時，忽敗，白逾桓被捕，先生乃復回東京，仍參預同盟會機密。當斯時，先生專心研究政治、經濟諸學科，以爲將來建設時代之建樹，復精輿地學，曾著間島問題一書，清政府得之，間島交涉，得以不敗，清政府欲請先生任外交，先生不爲動也。時美州同盟會之大同日報及南洋各機關報，均敦請先生主持，先生以東京事繁，亦未去。秋，克強有欽州之役，丁未，又有河口之役，先生則爲大革命全局之布置，擴張黨勢，聯合軍隊，內地各省及海外南洋機關無不偏立，而大舉之勢，已于此樹立根基矣。及至戊申，民報封，同盟會之勢一挫，故終已酉一歲，無大舉，然潛勢力亦多于以養成。庚戌春正月，廣州之師又敗，趙伯先等俱赴東京，已而復回香港。時東京同盟會本部精神甚惰懈，譚人鳳、李肇甫、居正、張懋龍等會先生，商整頓事，先生對於革命大學方略，主張革命地點應居中不宜偏僻，革命時期應縮短不可延長，戰爭地域宜狹小不可擴大，深究域內之形勢，洞悉方略之精微，故羣皆贊同先生言，而本是實行。譚人鳳赴香港，會趙伯先、黃克強，語以先生之籌畫，適香港已準備再舉，攻省城，故不克行。時居正回武昌，先生亦至上海，主持民立報，凡所論議，一本學理，國民莫不欽服，春，香港事急，請先生往，三月中旬，先生乃赴香港。香港因廣事特組織實行部，中又分五部，先生繼陳炯明而任編制部部長，進攻省城，舉趙伯先爲戰時總司令，召集各省同志及敢死之士，編制敢死隊，陸續赴省，二十六日，黃克強亦先期赴省，二十七日事洩，二十九日倉卒間遂舉事，先生及趙伯先、胡漢民俱未能先期至，三十日晨抵省，事已敗，乃相率回港。是役佈告文令，皆出于先生之手，在港時，且與同事諸子草定民國憲法草案焉，則先生於破壞時代固無時不爲建設。未幾，趙伯先以憤鬱死，黃克強亦負傷，同志精銳，俱大挫折，衆灰心失望，乃解散香港機關，先生于時遂偕陳英士復回上海，仍主持

民立報，于根本上反覆詳盡，言清政府之腐敗，喚起國民擔負國事之責任心，言治皆能洞悉本源，故凡讀先生言論者，無不心折，清政府雖心嫉先生，亦未嘗不深重先生也。先生鑒於前此革命之失敗，以爲非切實準備不可，乃建三策，以取決於衆議，上策爲中央革命，聯絡北方軍隊，以東三省爲後援，一舉而佔北京，然後號令全國，如葡土已事，此策之最善者也；中策在長江流域各省同時大舉，設立政府，然後北伐，此策之次者也；下策在邊隅之地，設秘密機關於外國領地，進據邊隅，以爲根據，然後徐圖進取，其地，則或東三省，或雲南，或兩廣，此策之又次者也。僉謂上策運動稍難，下策已行之而敗，且足引起干涉釀分裂之禍，故決採用中策，實行中策之準備，于上海立一總機關，爲各同盟會中部總機關，于閏六月成立，設五總務幹事，則先生及陳英士、譚人鳳、楊譜生、潘祖彝也。中部總機關既立，先生精心擘畫，于長江流域遍立分會，準備大舉。譚人鳳旋赴鄂，令居正使湖北共進會與文學社聯合，立湖北會分會，派曾傑會焦達峰，立湖南分會，派范鴻仙、鄭贊丞立安徽分會。是數分會皆直接於上海總機關，主持長江流域連絡軍隊事，蓋一遵先生之成規也。時東京本部吳永珊、張懋隆將回蜀，道經滬上，先生令其在川立分會，運動軍隊，與長江下游相聯絡。陝西井勿幕，在秦聯絡軍隊，亦著大効，先生令其計畫合爲一氣，與南方相聲應，而立分會焉。至是機關略備，先生乃繼籌施行之策，以湖北居中國之中，宜首倡義，然武昌爲四戰之地，糧餉不濟，故一俟湖北舉事，卽令湘蜀同時響應，以解上游之困，而爲鄂中後援。又以京漢路爲南北交通之孔道，敵軍易於輸運，故先生之畫，不欲以武漢爲戰爭區域，以防牽動租界，而啓外人之干涉。擬於武昌既舉之後，卽派兵駐守武勝關，使敵兵不得南下，以保武漢之安寧。一面令秦晉繼起，出兵斷京漢路，以分敵勢，而又懼湖北

一動，下流阻塞，將使運輸不利也。故擬長江下游，同時於南京舉事，并即封長江海口，使敵軍海軍艦隊孤立，而乘利應便以取之，計畫既定，乃以之通告各機關，令本此計畫實行，此可見先生謀之深慮之遠矣。使武勝關不棄，南京不失，又安有漢陽之喋血哉。計畫既定，乃相繼爲籌款購械之事，斯時財政困難，進行不易，而湖北軍隊又急不能待，擬定期以舉義，居正、楊玉如乃來滬就商于先生，并迎先生及譚人鳳回鄂主持，先生以時機未至，令稍待。七月間，川人爭路風潮發動，先生遂擬定乘機大舉，乃決令長江上下游，及秦晉速爲整備，即于八九月間起義，八月中旬，先生將偕居正出發赴鄂，主持大舉之事矣。而漢口機關破露，及三烈士被害之消息傳至，先生知一切預定計畫，將不能實行，而長江下游又不可不亟謀響應，以免武漢陷于孤立，乃留滬籌下游響應事，于南京則令范鴻仙偕柏文蔚主持，于上海則助陳英士、李燮和謀光復。九月三日，黃克強至上海，先生乃偕克強同赴鄂，時鄂中戰事方挫，衆乃舉黃克強爲總司令，先生則助胡經武辦理外交；時義軍既起，湖北方面外交，卓著成效，雖武漢戰禍日熾，而外人終嚴守中立者，蓋皆得之先生之手腕與方略也。先生以破壞既始，而建隨之，遂亟謀所以爲新國家之建設者，先生乃同居正、湯化龍計畫，由先生草定鄂州臨時約法，通電至各省，舉代表赴鄂，組織臨時政府于湖北，各省代表有至者，有不能至者，其不能至者，俱會于上海。先生乃與湯化龍約，擬請數省代表全至武昌組織政府，先生至滬，與各省代表會于江蘇教育會，決定中國採統一制，立責任內閣，設政府于武昌。代表均贊成俱至鄂，一部份代表留滬爲通信機關，及湖北開會，中有代表對於統一制及責任內閣，倡一對之議，另草臨時政府組織大綱，其稿傳至上海，上海代表亦不贊成。時漢陽失守，而金陵克復，負隅一變，武昌陷于危險，乃主遷臨時政

府地點于南京，電湖北代表回寧。十月中旬，先生爲寧軍意見不洽，親走寧調解，適先生赴寧之期中，代表之在上海者，議舉大元帥，遂舉黃克強爲大元帥，黎元洪爲副元帥，黃克強不允就任，而組織政府，以致耽延。及湖北一部分代表俱會于南京，請追認公舉之大元帥，忽引起反對之論，並疑及先生所運動將爲總理之預備者，而不知實誤會于當時之事實也，以是緣由，乃改舉黎元洪爲大元帥，黃克強爲副元帥，又以黎不能南來，復請黃克強代理大元帥，數遣代表來滬迎之，黃克強仍不允，組織政府問題，遂以是牽延至一月之久，意外波折，實非先生所及料也。冬月初，孫中山先生回國，先生偕張繼回滬主張舉孫先生爲總統，初八日，同盟會諸巨子會于中山行轅，議決舉中山爲總統，克強爲內閣總理，克強不允，中山、漢民主張不設總理，先生內審國情，外察大勢，鑒于責任內閣之適于民國也，起而力爭，中山認可，派張繼與先生磋商，以克強不允任總理，擬請先生代之，先生不允，邀居正、田桐、呂天民至克強處力勸，克強始允，于是中山爲總統、克強爲總理之議始定，同赴南京，預備組織政府。先生以臨時政府組織大綱，規定不設國務總理，乃提出修改案，代表有不知在滬所決議者，起而反對，致未通過，並加入國務員同意權一條，先生主張，終受此挫折，不能實行。後孫總統提出先生爲內務總長，亦以從前種種誤會，致未通過，先生亦不以之介意也。繼孫總統任先生爲法制院院長，先生乃本平日之經綸，草定法制，故臨時政府法令，多出先生之手，及南北和議告成，而兩方意見終不能泯，先生憂之，以調和南北爲職志，以期新國家之統一。繼與汪精衛、蔡子民同爲歡迎袁總統專使。值京津兵變，幾遭不測。及北京臨時政府成立，先生任農林總長，先生以非所長，不克展布。然先生在職，擬定邊境開墾、移民、殖林諸法律案，及外蒙設墾總管府，內蒙滿州設墾殖廳諸官制案，

注意于實邊保境之大計畫，提出于國務會議。又先生關於整頓農林政策諸大綱，曰設勸農使于各內省，曰設蒙古興業公司，曰測量田地清釐田畝，曰設拓殖銀行，曰設督辦墾屯事務官于滿洲、蒙古、新疆，曰設農業銀行以各省積穀常平倉穀爲資本。曰徵烟草酒稅。皆未及實行，而唐內閣倒，先生以當舉責任內閣之實，遂聯帶辭職。先生既退，主持黨務，先生以小黨分立之無益也，聯合五政黨力持合併之議，議決改組國民黨，而黨勢大張，國民黨之成立，實先生之力也，先生繼被舉爲國民黨理事，盡瘁黨務，不遺餘力，先生有所建議，黨員無不服從，雖異黨亦咸敬仰先生之爲人，以故先生之手腕，實有調和各政黨之能力。趙內閣之得成立，先生實襄助之，蓋先生苦心孤詣，其調和南北意見處，先生素不自矜，人亦多莫能盡悉也。先生數年來奔走國事，未遑寧處，家屬仍居桃源，先生自滿清時倡革命，爲清吏所逼出走日本，卽未嘗一返故鄉，先生堂上尙有老母，祇以盡忠於國，未能全孝，至是黨事大定，得稍息仔肩，乃亟歸省母，以盡天倫之樂，欲退隱泉林，事親終老，不復出矣。後以國事日非，黨中又屢敦勸先生出任維持，先生知國基未固，尙非獨善其身之時也。慨然奮起，雖老母苦留，先生亦含淚忍痛而出，先生至武漢，及遍歷各地，演說改良政治之必要，聞者心折，及抵滬，國民黨開大會歡迎先生，先生演說現政府種種失政，滔滔數萬言，然皆一本於事理，無一叫囂謾罵之語，論者咸謂先生不失在野黨監督政府之真面目。然未幾，而北京有某當局著論匿名辯駁，復又有所謂救國團者，通電各省，亦駁擊先生曩日歡迎會之演說，蓋欲假此以毀先生之令名者，先生以其誣罔，乃作答詞一，根據理論事實，而駁者不能難，先生亦置之不復究矣。時國會議員多連袂來滬，先生與以商榷政見，多相合，乃約予爲之起草國民黨大政見，先生口述，而予則筆錄之，三日始成，僅及大綱，先生復略

加修改，擬至京時與本部議決後，公布天下。斯時先生時於宴國會議員席上，演說大旨，並言此次政爭之決心。未久，袁總統電促先生赴京，先生乃於三月二十日之夜，乘津浦車北上，不幸忽於車站中遭奸從之狙擊，腰間中槍，即赴滬寧鐵路醫院剖腹驗治，以傷重卒不起。先生傷後，曾語于右任以三事：一以書籍捐入南京圖書館，一請同志撫助其家，善視老母，一囑同志奮力進行，並擬稿電袁總統，臨死哀言，尙望總統開誠布公，定良好之憲法。嗚呼！先生雖極痛苦中，猶念念國事蓋如是也。先生于二十二日四時四十八分薨，享年三十有二，先生既逝，舉國震悼。先生老母年七十餘，胞兄教義，以先生倡革命爲清吏所捕，瘐死獄中，寡嫂尙在。夫人李氏，子一，年十二，女一，年十四。

徐血兒曰：余之崇拜先生，蓋人類之通性也，先生無在不可以崇拜者。而先生乃死于奸人之手，人心日壞，知天之所以禍中國者，正未有艾也。嗚呼！余薄德寡能，不克繼先生之志，亦惟有奉先生之嘉言懿行，以爲師表耳。嗚呼！先生之聲音笑貌，至今輒盤旋于腦中不能去，余之恨豈有窮哉。

徐血兒又曰：先生在滬，時相過從，囑余與先生合作辛亥革命外史，以爲當時實錄，草未竟，先生北行，允將先生歷年所保存之材料相寄，孰知先生遽罹此慘禍哉。然而余當竭綿力以成此書，以慰先生于萬一矣。（徐血兒葉楚傖等編「宋漁父」。民國二年五月上海發行）

二、漁父痛史芻論

哀時客

例言

一、是編略師腐遷夾序夾論之法，俾覽者開卷瞭然。

一、是編十日而成，未遑斟酌字句，加以文體雜糅，或類子，或類詞賦，識者諒之。

一、是編原對於漁父一人之感情而作，此外同志而功高足錄者，殆難更僕，謹即所知而帶敘之，或以名，或以字，無容心其間，非敢比於春秋褒貶也。

一、與漁父起義而前死者，或幸而膺顯職者，或不幸而淪下位者，其勳業與其人之名字姓氏，自有國史在，是編姑闕焉，不書，懼妄也。

一、漁父曾自作歷史一卷，題其名曰我之歷史，予是編之作，惜未得以爲藍本耳。聞在陳陶疵先生手，陶疵亦革命巨子，與漁父同邑，而又深相交好，不日當爲付印，以公於世云。

緒言

漁父痛史，哀時客著也。客家古桃花源，與漁父鄰，漁父年獨稚，始以文酒會漳江之湄，一言投契，訂交焉。情逾漆膠，往還綦密，漁父鼓吹革命事洩，避地三島，客貧，親老待養未從，遂講學荒山，不出。前湖北起義，客笑曰，漁父其來乎，已而果然。民國成立，客起舞，使童子擊竹如意爲之節，作歌曰：漁父漁父，已而已而。功成久居者殆而。又歌曰：漁父漁父，知爭之器也，名相軋也，盍歸乎來？國事以電商，山中亦內閣也。去秋，漁父解農林總長職，自京歸省母，邑人綵觴爲壽，漁父萊衣舞蹁躑，樂甚，客旅湘不與，但手書賀之。今歲首一月，漁父鼓枻來湘，湘督盛會歡迎，始握手相見，連宵情話，道盡十年闊別，客因漁父，遂得交本黨名公巨老，而昔之拒客者，亦多來論交。既漁父迫

國事，入京，客不能阻。漁父去，而人漸疏客，然未甚也。後漁父道上海，被盜刺薨，客聞大慟，不欲生，懷刺抵當道黨人，謀杯酒共哭之，擯不納。予曾諫客，貧交不可忘，貴交未可恃。一夕往訪旅邸，欲觀客何狀，業已孑然寂處，門外無長者車轍矣。戲曰，漁父已矣，將何恃，客徐答云。吾恃我。予謂勉旃，雖然，我固可恃，彼滔滔者誰知我哉。曰，諸諸，誠如君言。予留湘久，嘗寓書當道，而不我顧，無已，請挾策叩政府，謁袁，曰，仍不顧奈何，謁孫黃，曰，又不顧奈何，則抱琴走天涯，謁章太炎、梁飲冰，否則乘桴海外，索知音異國，不顧，將狂呼大叫以問天，吾道寧非歟。予曰，天已醉，仍又不顧，奈何，客聳張如戟，吁！有是哉，天亦不我顧乎？予其南，予其南，衝嶽雨，披衡雲，至船山書院，謁王湘綺先生，進杖握衣，茹古含今，著書見於天下後世，而天豈能禁也。予曰勉旃，所恃如此，天難予窮，漁父雖已矣，何憂？客喜以爲知言，留予於非我我室宿，爲挑無明燈，飲以不穀酒，示所著漁父痛史，浮一大白而讀之，讀畢，夜尙未半，問序於予，誼不獲辭。前席請客，著痛史者，非子也耶，何爲諱其名，乃自署哀時客？曰，君不識耶？人皆拒我，使知痛史我作，覆瓿矣，奚以傳漁父？哀哉乎言，予不哀漁父而哀客。時在江南落大星之年，秦洞桃花濺淚之月，荆楚百萬家禁煙寒食之辰，謹拜手序於屈子祠畔傑閣之寥天一。

湖西哀時客烏有先生撰

自序

客問哀時客曰，痛史也，曷爲乎以論名，曷爲乎以獨論名，得毋非體乎？曰體也，而非體之體也。

人知宋子，不如予知宋子；人論宋子，不如予論宋子。宋子死，故痛史作，痛史者，野史也。等古獨堯之言，非敢上之太史，作金匱藏，奚可以不論，體可，非體可。宋子有黨見，公也，異己者指爲私，宋子有政綱，公也，異己者目爲私，斯其所以死。夫客又問宋子死於黨乎，抑死於政乎？曰死於政，黨何涉焉？乃異己者。廢讜言，矜肌說，以爲宋子死黨，謀內閣也，營大總統也。未死之前夕，在滬寧鐵道醫院，忽郵寄一非常異議可怪之箋，有歡送赴黃泉國大總統任云云。吁！斯箋也，胡爲乎來？是所謂願自爲干將，自爲莫邪之不祥，等宋子於大冶躍金也。惡足知宋子，惡足論宋子，無以譬之，譬之朝菌測大椿，並蛙談海若，而又患世之惑諸，故必爲縷晰辨明，斯則痛史也，名曰論，名曰獨論。

漁父痛史

湖西哀時客著

漁父先生之出身及革命之發軔

宋先生教仁，字鈍初，古桃花源裏人。漁父，留日本主民報時所自號也。桃花源舊隸武陵郡，自淵明作記，而名傳於天下後世，趙宋始析而二之，桃源乃得以縣著。近六七百年來，雖生才缺乏，而聲仕版芳儒林者，亦後先相望於往古來今不絕，至先生大光矣。桃人祀淵明，故立有專祠，先哲郭蘭老曾題一聯云：自漁父來，始知有漢；有聖人作，不復避秦。似預爲先生寫照，所謂下筆如有神，信然。先生少孤貧，母氏萬，以未亡人，最愛憐先生，而祖母氏尤甚，方五歲，爲延師授句讀，性開敏，異常兒，初執筆爲文，奇思偉議，能驚其長老，曾裁對榜書室楣云：辦天下事，自歐亞始；讀古人書，在

秦漢前。可知其志之所存矣。

幼定方氏，年十六完婚，週歲生子，湯餅會開，予與焉，爲撰言賀之曰：「君本號幹才，誕生麟兒，佇看中原恢大業；我能識英物，飲罷璋璫，須教阿母試新啼。」以後事觀之，儼成讖言。蘇明允有云：礎潤而雨，月暈而風，予言暈耶潤耶，其諸風雨之先兆耶。噫！異矣。子方舞勺之年，逾項囊之敏，學樹雖尙幼稚，性行則大類乃父，現受業族小學校，鵬翼積風，圖南伊始，道遠程遙，未可限量。嗚呼！漁父死矣，未能目覩沖天時也。悲夫！悲夫！然而火盡傳薪，繼志述事，復不共天之仇，卒組成政黨內閣，以鞏固民國萬年不拔之基業，爲吾黨榮光，可斷言也。嗚呼！漁父不死矣。

有兄一，妹一，妹年可十五六，字張氏，姿性雙美，現肄業西路女學校，工詩賦，不減古謝家咏絮才。兄名未傳，石卿其字也，以字行，年二十三，先生革命事洩，逮縣獄瘐死，子一，配李氏出。

初先生之肄業邑漳江書院也，院長寶靖瞿方梅根約，一見而奇之，謂非池中物，浪躍三千，不定龍門點額。時與馮爲鑒（采白）、羅櫟（桂蓀）二君共硯席，最相友善，羅談性理，馮驚詞章，各有獨至。先生學主靜，而不墮禪寂，深契夫王陽明良知之旨，雅不喜朱陸門人之互爲異同。著論以辨其惑，尤酷好歷史輿地，許氏說文，及古今政治諸書，研習丹鉛，寒暑不輟也。由是學大進，月課輒高第，明年甲辰，學使者柯公紹恣，按臨歲試，取入邑庠，非其好也。

又明年乙巳春，與羅君律中，同舟赴鄂，時張香帥將開辦師範鄂城，先生擬偕入就學，以試期尙未確定，忿然曰：俟河之清，人壽幾何？遂獨治裝，瀕行，別律中云，君姑勉之，吾當有他圖也。問之，笑而不答，於是出沒湘鄂間，謀倡革命而伸民權，人目爲狂，無應者。

先生乃冥心孤往，求同志風塵外，未匝月，得四三十人。與暗刷圖票，散布以爲印證，題其名曰書股票，所以諱也。已而商於予。予曰，可也，獨惜以渺渺之身，旣家貧母老無養，未便絕裾馳去從子游，又語言囁嚅，不善鼓吹，奈何？請寓其義旨教育，以潛導青年學子，使移舊腦而易新腦，他日爲子羽翼焉，先生領而去。

留朗城月餘，通武陵舊友孫君惕卿，謀秘密結社，隱樹奧援。惕卿謹厚君子也，時受業中學校，聞之有驚色，先生反覆開譬，以謂不如是，則不能革命，則滿政府專制之根性不能剷除，民權何由而伸，國恥何由而雪，人化精衛，填海寧難，我是愚公，移山自易，舍而不圖，時乎時乎不再來！莽蕩乾坤，終古黑暗，奚睹天日，眼見我黃帝四萬萬之貴胄，長奴異種，九萬方里之幅員，非盡以供列強之羔雁而不止，盜憎主人，橫刀而立，釜底游魚，雖生不久，能無懼乎？孫君乃大服，心醉其言，深相結，默爲運動，覃禮門、譚先覺諸巨子，皆起而響應，於是革命之源泉，澎湃出山，波推瀾助，已合朗水而東注矣。

先是，乙巳秋日，由鄂省駕輪，沂漢反湘中，適滿城舉子，都爲槐花忙，先生亦見獵心喜，入闈就試，三場文皆佳，自晒陽春白雪，曲高不合巴人，膜置之，揭曉，卒見擯，恰如也。

方是時，湘省新學始萌芽，前常德府，太尊朱公叔彝，及熊先生稟三，皆留湘中，將議開西路師範學堂，先生聞之喜，旣而曰，此特一隅耳，因與同邑吳紹先、馮采白、李和僧、羅桂蓀及律中諸君，共置酒局關祠左巷某宅，謀上書當道，廢嶽麓求忠各書院，改建學堂，湘中丞爲趙公爾巽，書上，壯其言，卽予照准施行，無敢掣其肘者，湘省文明，是用大啓，開國巨靈，半出其間，飲水思源，先生之賜也。

上書後，仇滿政府益甚，奔走四方，無虛日，席不煖，突而黔，時而湘，時而鄂，時而越，時而吳，時而舟，時而車，時而步，時而羣，時而獨，時而動，時而靜，時而隱，時而見，時而振衣衡嶽，七二峰之高，時而濯足洞庭八百里之廣，時而載酒看錢塘江之怒潮，時而橫笛登岳陽樓之絕頂，或短歌，或長嘯，或喜或怒，或哀或樂，或悼賈誼空抒策，或怨屈原枉賦騷，或弔岳武穆之無靈，或嘆祖豫州之不作，或恨洪秀全已有江山半壁，僅渙號太平天國十二年，而見摧於湘軍。未殄匈奴，何以爲家，風雨如晦，鷄鳴不已，觀其過娘子湖口占句云：「日落浦風急，秋月照征人，家國嗟何在，乾坤渺一身。」詩耶？淚耶？願與吾黨傷心人，酌大斗，一再吟之。

倦游而歸，告子曰，此去革命種子，播徧長江而北，洞庭以南，尋與子貼蒲望杏，待秋穫耳。庸詎知機事不密，功墮垂成，而先生尙未之知也。不日上司追捕之命下，有早來報者，先生頓足罵曰，何物賊奴，竟誤乃公，吾一死不足恤，累我家人矣。倉卒行，無資，余急爲稱貸五十金，贈之行，相與握手泣而別。

漁父之避地日本及其革命之成功

先生孑身逃亡，由沅而湘而漢而海，乘長風飛輪東渡，決句抵日本。同邑吳紹先、鳳琴臺、李和僧之倫，時留學東京未久，相見悲喜交集曰：吾萬里投荒，祇願留得形骸在，滿奴其能盱食乎？言已泣下，聞者亦泣，繼而大笑，轉自叱，此非新亭，作楚囚態何爲？無何，邑人胡經武，寶靖瞿方書，亦後先相見旅次，先生以爲可交，留宿挑燈夜話，各盡所懷，聞雞起舞，枕戈達旦。

爲念海天作客，憂心如擣，玉壺買春，杖頭無錢，先生一生所歷之艱辛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。噫！

雖然英雄落魄，不類恆人，百千心事，敢付流水，獨倚薊門嘯，羞吹吳市簫。

然而丈夫雖有弧矢四方之志，豈無輕去其鄉之感，白雲在望，親舍何邊，杜鵑聲裡，煙雨無聊，憑眺登山，蠻花生樹，以視江南草長，洞庭波碧，濤喧白馬，畫靄綠羅，風景絕殊耳。未解漁父，何以爲情。況夫百二秦關，遠矣漸離之筑，蕭條下邳，藏焉張良之椎，虎口餘生，攫倭鬼而無術，頭顱絕好，誰當歆以甘心。

斯時也，先生所學益宏，遇窮志堅，脾肉雖生，劍光不斂，慷慨悲歌，呼天而問，革命首功，同志需人，大聲鼓吹，如雷如霆。有孫公逸仙者，聞其風而慕之，章君太炎，亦投筆請從，已而黃君克強，且乘槎自至，鳴鳳下高岡，飛龍出泥滓，可謂極一時之盛矣。

黃君主兵法，章君衍哲理，孫公逞雄譚，先生畫政策，驚風雨，泣鬼神，陳推九州錯，新聚六州鐵，鼓天地爲洪鑪，另鑄中華大民國。

雖然，杞梓梗楠，其末干霄，而本必宏，黃河之流，一瀉千里，而源必遠，排清政府，組織民國，登高一呼，萬山響應，而收辛亥九月之大捷。揚子江一帶，百數十城，都拔趙幟易漢幟，河山依舊，衣冠改新，歷史增榮，英風不沫。其胎元實孕於二十世紀之支那一書，始產出如斯肥美，如斯沈雄，絕好寧馨兒於鏢戟，道母羣物，何其仁也。二十世紀之支那
後改組織民衆云

噫，大廈非一椽能支，狂瀾非隻砣能砥，千金裘須聚羣狐腋，涓滴水豈潤衆緣生，故又有胡經武軍禮門通其謀，焦達參禹之讓任其責，張振武方維佐其略，吳紹先鳳琴台闡其學，田仲甫龍堯衡師其意，陳幹勳劉善初汪精衛章大炎騰其說，姚生范南滂警其頑，舒紹亮文先振其懦，島國華僑籌其餉，陳天華姚宏業蹈海一死，激動民氣於先，時雲仇長亦山長適生羅先生其秘書長華生之屬，徵實於虛，化有於無持其後，虎嘯

而風馳，瓜熟則蒂落，武漢之起義，南北之統一，孫黃之功爛焉。袁黎並起而享其成，此蓋先生運動之奇，指揮之定，非偶然也。

自昔清光緒丙午夏秋之交，先生痛祖國之長淪，悼時會之未至，念高堂之白髮，奉菽水而未能，悲明鏡之青春，撫呱呱而待教，對酒當歌，泣下沾裳，已而大病，孤燈欲燃，椅枕不寐，綴成五律四章以見志，病卒無恙。萬里遠道，手書寄覽，語悽惋，而磊磊英氣流行，方展讀，覺早撲人眉宇也。惜未載於巾篋，時供吟哦，但記其中之精警四三聯，亦莫辨其次第先後也，詩云：「孤枕梧桐雨，殘燈蟋蟀秋，親憂憐白髮，閨怨定蓬頭。」又「日落千山曉，雞鳴萬瓦霜」。比之唐人，對句略似郊島，出則自然工妙，幾欲追軼李杜。其末首一結：「有家歸未得，期待滅匈奴。」觀此可知先生之蓄志，足與意大利革命之三傑，相提並論，而學養過之，至其才氣之偉大，實則宋陳同甫一流人也。先生有至性，愛身不如愛家，愛家不如愛國，故憂樂相關，廁上馬上枕上，夢時醒時食時，無或暫忘，推倒清政府，手創民國，造福無涯，遺於奕禩，吾黨之士，當拜手而作頌曰：願民國萬歲，願漁父先生萬歲。微論他黨怨家仇人，亦當踧而曰：漁父先生，神聖不可侵犯。

先生與孫大總統留日本時，所發刊之民報，有三大主義，一民族，一民生，一民權。犀燃鐘吼，音動地，光燭天，彰彰耳目，不贅。尤有煌煌奇製，考據詳明者，莫如爭間島問題一書，大筆一揮，如劍拔，如弩張，如巨刃之摩天，無深不入，無堅不破，版行，日人見而動色，心下氣降，口箝舌擣，聞弗能出聲，猶夫仗馬之銜枚，寒蟬之抱秋葉，卒拱手而還我中華。

辛亥春三月，廣東革命事失敗，吾黨巨子，半屠戮於滿大僚之手，先生與黃留守上將，幸而免。

至今英骨合瘞黃花崗，過其地者，恆歎獻市酒脯臨弔之，嗚呼慘矣。光復後，先生遠寓書本黨，開追悼大會，並爲招魂祭奠，崇祀烈士祠，世世馨香不絕。諸巨子名事實備
慰國史姑從闕

黃花崗上之鬼雄，英氣如生，晉杜回之結草，奪魄有時，乃不數月，而四川士紳議復民有鐵路之變起。

雷初驚蟄，隱隱隆隆，氣動萍末，上而成風，歲云秋矣。金井梧桐，正黃落時也，而清政府，以蒲柳之質，如之何不零。

於是孫鼓掌，黃擊節，先生則揮羽扇，仰天大笑。尋而布置一切，麾我漢家子，乘日丸渡海南還，逐鹿搗中原矣。乃湖北革命失敗之驚電突至，先生與黃先生，遂逗留滬上，不敢輕進。

豈其清胡天祿之未終耶，抑我漢族黑奴方長也？庸詎知出險入坎，到處疑山窮水盡，因塞求通，前村又柳暗花明，有大成者，不無小敗，亦理之常，丁斯時也，先生惟坐鎮焉，而不受震驚，養吾浩然，風馳矣，雨驟矣，電收矣，霆過矣，星雲燦爛，明河在天，雄雞一聲，而光華復旦。早報黎君元洪以清軍標統，反政湖北，高樹漢幟於城南端，風然飄舉，萬目所視，革命首功，書太史，榮累葉，黎其選矣，此辛亥八月十九日也。焦故都督達峯，湖南反政，時在九月二日，我先生與黃君，不啻早自天而降，一見握手，樂也洋洋，舉酒共慶，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，於是黃贊戎機，先生連籌策，摧張彪於龜山，挫馮國璋於石頭城，旋長驅而定江南。

武功宜莫於黃，先生始以政治大家鳴。

已而江南底定，改建政府，共舉孫公逸仙爲臨時大總統，先生之策也。

其現黨政策及官制一切
皆革命史在此姑從略